

記王陸一

喬家才

從緝私工作到雄文苦戰

兩次感人最深的談話

我平生聽過兩次感人最深的談話，至今記憶猶新。一次是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春天，何思源和我的談話。那時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成立，而武漢的國民政府實際上已被共產黨控制，他們想摧毀國民黨的中流砥柱，正在積極進行反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的運動。他們企圖離開國民黨的同志，瓦解國民黨的組織，進一步竊奪國民黨的政權。廣州也籠罩在共產黨的淫威之下，國民黨的同志被壓迫的喘不過氣來，抬不起頭來，每個人都是憂心忡忡，苦不堪言。那時我是黃埔軍校的入伍生，駐防在靠近九龍租界邊境的深圳。一個星期天，我到廣州東山，看童秀明，何思源諸先生，希望知道一些最近的政治情況。他們主持一個國民黨的對外通訊社，消息比較靈通。當我辭出的時候，何思源送到門外。我剛走三四級樓梯，他要我站住，臉色很難看，非常慎重其事地對我叮嚀着說：「萬一總司令失敗，

國民黨也就完了，我們祇有一死以殉黨，以謝國家。」我聽他說完，黯然神傷，彼此的眼淚忍不住直往下流。站了好一會兒，情緒才恢復正常，揮手告別。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革命前途非常困難，何思源所說的話非常沉重。

另外一次是山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和我的談話。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十月，我已辭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處長職務，將要離開西安，到洛陽去，從事華北敵後工作，辭別山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的時候，他對我所說的一段話，非常誠懇，非常感動人，是很久很久聽不到的革命聲音。王先生是陝西三原縣人，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病逝西安西京醫院，才四十七歲。四十七歲正是壯年，有所作爲的時候，却與世長辭了。的確，王先生的死是國民黨的損失，也是國家的損失。

西安突然鬧起鹽荒

三十二年二月，我奉命接長財政部陝西緝私處。這一年春夏之交，新任陝西鹽務局局長于鼎

基到任不久，西安突然鬧起鹽荒，購買食鹽，必須在鹽店門口大排長龍，沒有一家鹽店例外。食鹽是任何人離不開的，所謂「柴米油鹽醬醋茶」，開門七件事，排長龍也得去排。有時發生擁擠情形，長龍崩潰，一擁而上。鹽店有了藉口，宣布關門大吉。好多人白白等候了半天，食鹽還是購不到，祇好第二天再去排隊。

食鹽由鹽務局統運統銷，分配給各鹽店，按照情理，不應當鬧鹽荒。鹽荒發生的原因，顯然是人爲的，把應當分配給西安市出售的配額，走私運走，食鹽銷售量減少，不夠供應，自然要鬧鹽荒了。最初我以為私梟作祟，那是我們沒有盡到查緝的責任，是我們緝私人員的恥辱，我們應當負擔鹽荒的全部責任。後來才知道，陝西食鹽走私這件大手筆，原來是鹽務局長、鹽商和不肖軍人，三位一體，攜手合作的傑作。

我接任緝私處處長以後，決定內勤業務由副處長山東許揆一（先登）兄多多負責，我要經常到各查緝所、查緝分所實地考察工作，實地指導

督促。因為緝私工作實際上由各查緝所、分所去做，要想工作做好，必須各查緝所、分所健全，同志們工作努力，才能完成任务。我擬定分三條路線視察，先視察西安以東的韓城、華陰兩查緝所以及所屬分所。第一站到渭南，再往韓城，南下到朝邑，渡過渭河，最後視察華陰和潼關。到達華陰以後，查緝所長河南閻其惠向我報告，他們緝獲一批私鹽，價值五百多萬元，已經快一個月了，鹽務局硬說不是私鹽，想要放行，他們不答應，私鹽一直扣留在華陰所，要我為他們作主，據理力爭，不要妥協。

我返回緝私處，請主管科長把這一卷宗拿到我的辦公室，仔細研究。第一我需要了解甚

麼叫做私鹽，主管科長把鹽務條例有關私鹽的定義翻給我看。鹽票不符者、運輸工具不符者、鹽票分離者，都叫做私鹽。華陰查緝所查扣的這一批私鹽，查扣時並沒有鹽票，也就是鹽票分離，顯然是私鹽無疑。後來雖然補繳幾張鹽票，又是七湊八湊的，不但鹽票上所開的數量加起來和實際查扣的相差很遠，鹽票上的運輸工具是牲畜，我們却是從火車上查獲的，這不是鹽票不符，運輸工具不符嗎？橫說順說，都是私鹽，明明是陝西配售的食鹽運輸出去，以圖暴利。華陰查緝所並沒有緝錯，可是陝西鹽務局長于鼎基硬說不是私鹽，身為鹽官，為甚麼硬要包庇走私呢？

于鼎基是揚州人，和西安銀行監理官蔡季平



文武兼資的山陝監察使王陸一

有同鄉之誼。他來到西安以後，蔡監理官曾為他接風，祇請我一個人作陪。于鼎基又帶來緝私署主任秘書馬秋心（鐸）兄的一封信，彼此總算有些關係給我，彼此總算有些關係。於是，我請蔡監理官轉告他，勸說他合理解決華陰私鹽案。我並且表明態度和立場，大家不要失了和氣。我對蔡監理官說：「我絕對不允許我的部屬接受分外的報酬，貪污分文不法的金錢。但是，他們工作辛勤、努力，應得

的合法獎金，我一定要盡全力保障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非法剝奪、侵占。華陰查緝所緝獲的私鹽，千真萬確，私鹽無疑。私鹽是要充公的，如果于局長對於這樣重大的私鹽案件，竟敢違法處理，使國家蒙受幾百萬元損失，使社會上造成鹽荒，我為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，也要據理力爭。就是最後鬧到財政部，也絕不放鬆。」

如果于鼎基識相，知道國有國法，就應當懸崖勒馬，有所警惕，事實却完全相反。有一天下午，中（央）中（國）交（通）農（民）四行經理，假中國銀行三樓請鄧寶珊和孫蔚如吃晚飯，並請胡宗南將軍、熊哲民（斌）主席和財政部駐西安各單位首長作陪。席散後，主人們下樓送客，于鼎基留住蔡監理官和我談話。他說：「關於華陰的鹽案，我從頭到尾，一字一句，看過兩遍，的確不是私鹽。」

身為鹽務局長，硬把私鹽說成不是私鹽，居心何在，不問可知。他既然敢這樣肯定地說成不是私鹽，同這種人再沒有甚麼話可談了。我狠不客氣地說：「你既然敢說不是私鹽，那麼是我們查扣錯了，你就公事公辦好了，還有甚麼話和我好談呢？」

私鹽查扣在我們手裏，鹽務局處理違法，我們不放，于鼎基乾着急，毫無辦法。這一次談話，火藥氣味濃厚，于鼎基雖然能言善辯，口吐蓮花；但是我的態度強硬，拒絕同他再嚕噓，等於談判決裂，讓他死了這條向我遊說的心。下一步行動，就是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了。如果于鼎基勝利，便成了貪官污吏明目張胆的貪污不法世界

，我就不再幹這個緝私處長，辭職走路。

一件很重要的情報

沒有幾天，渭南查緝分所報來一件很重要的情報，華陰所查扣的私鹽，原來是渭南鹽商送了于鼎基二十萬元賣放的，難怪于鼎基要拚命庇護，硬著頭皮說不是私鹽。于鼎基既然吃了人家的二十萬元賄賂，為甚麼不給人家開一張合法的鹽票呢？原因是陝西鹽務局祇能開運往陝西境內的鹽票，無權開出運往陝西境外的鹽票。那些無知的鹽商利令智昏，為圖暴利，就祇好冒險，偷運走私了。

在西安的各監察機關，每週會報一次，交換情報。山陝監察使署王主任秘書孔毅代表王監察使陸一先生出席會議，因為王監察使生病，正在住院。王主任曾在報紙上看到華陰查獲大量私鹽的消息，席間問我實際情形如何。我想乘這個機會，向大家簡要報告一番，使大家了解真相，也是必要的。王主任聽完我的報告，問我：「監察使署好不好把全卷調去一閱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我回答他。
第二天監察使署派人來辦好調卷手續，把全卷調去。他們看到渭南分所的報告，曾派人去渭南調查過，也找鹽商談過話，沒有得到甚麼結果，鹽務局的有關案卷，也被調閱過。監察使署非常慎重，對於一件沒有有力證據的貪污案件，實在不能輕易糾舉的。

監察會報過後，我到商南查緝所去視察。等我從商南回來，許副處長告訴我，已經從渭南傳

來一位鹽商，問了兩天，死活不說一句話。他們曾經特別請景梅九先生來緝私處勸說，因為鹽商和景先生都是晉南人。景梅九先生是同盟會的老革命黨，文章寫的非常好，寫過一本「罪案」和好幾本書，辦過多年報紙。山西人尤其晉南人非常信仰他。但是經過景先生勸說，還是沒有結果。

「拘留人家超過二十四小時，是違法的。」我說：「無論如何，今天晚上必須問出一個結果，由我來問。問不出結果，明天早上必得放人家回去。」

吃過晚飯，把那位鹽商請到我的辦公室，和他談話。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那樣頑固警扭的人，不論怎樣詢問，不論怎樣勸說，就是不開腔，好像一個啞巴。夜闌人靜，這種情況，真令人納悶。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，我做了一番最後的最誠懇的告戒：「這件案子我們是為了對付于鼎基，不是對付你們。你們已經上了于鼎基的當，祇要你說了實話，明天早上就放你回去，也許還能追回你們送給于鼎基的錢呢！否則，結不了案，我們必須把你們解送重慶。一旦打成官司，長途跋涉不算，說不定一年半載才能解決，你可就慘了，你會被折磨的不成人樣，你要好好考慮考慮！」

鹽商說出私鹽真相

想不到，我的勸說生效了，鹽商不再裝啞巴，開口說話了。他說于鼎基要他們湊二十萬元送給他，准許他們把鹽運往河南。我給他一張十行

紙，讓他把他所說的話寫出來。他寫了半張十行紙，不到一百個字，似通不通，足足寫了一個鐘頭，也真難為了他。我又把主管科長請來，讓他做好筆錄。一切辦妥，同事們已經陸續繼續上班了。

整整折騰了一夜，那位鹽店老闆一定很餓了，囑咐主管科長給他要一碗肉絲麵充飢。我又交代秘書山東馬子文兄，要他立刻釋放那位鹽商。馬秘書說需要辦手續，要我找舖保。我說甚麼手續都不要，馬秘書認為不妥當，不同意我的主張。

「我們找人家來問話。」我說：「要人家說的話都說了，我們所需要的都得到了，為甚麼還要人家找保？他在渭南有家，有鹽店，有財產，還怕他跑了不成？我們不需要這些官樣文章的官僚作風。無條件釋放，出了岔子，由我負責。」

大概那位鹽商覺得我這個人說話算話，說放就放，既不要找保，辦甚麼手續，還有肉絲麵充飢，和普通衙門不一樣，沒有甚麼可怕，心理上發生了信賴作用，回到渭南，把經過情形告訴了其他的鹽商。第二天來了六七位渭南的鹽商，一塊辦理自首，我們留下筆錄，都讓他們回去。我們把他們分攤的錢數計算一下，不多不少，剛好二十萬元。這些證據是監察使署想要而得不到的，趕緊抄了一份副本，送到監察使署。

在當時要想懲治一個貪官污吏，談何容易。那能像今天這樣容易簡便，調查人員把案子送給檢察官，就會立刻把貪官污吏扣押，經過檢察官偵察，便提起公訴。于鼎基在鹽務機構，是有名的狠人，他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過鹽務黑幕，揭過

鹽務瘡疤，誰都怕他三分。他做過大公報的記者，知道新聞紙這種武器，比槍砲還要厲害。他到達西安，首先交接新聞界的首腦人物，以為以後報紙上就不會披露他的劣跡了。他又和某軍事機關的秘書勾搭上，利用交通處的卡車，合伙運銷私鹽出境。有了槍桿子做後盾，他的膽子越發大了，才敢在西安胡作非為。

糾舉書洋洋數萬言

我們爲了對付于鼎基這個貪官污吏，所動員的人力，真是可觀，上自監察使，下至跑單幫的商人，連鹽務局的視察主任湖北潘隱虬和科長路履仁都因憤恨他胆大妄爲，站在我們這一邊，經常提供我們很多資料。但是于鼎基滿不在乎，態度頑強，屹立不動。一直到陝西監察使在西京日報上公佈了對他的糾舉書，輿論大譁，新聞界開始捧他的場，幾乎每天都有他的新聞，使他由貪官污吏變成新聞人物，他才害怕起來。監察使署的糾舉書，洋洋數萬言，佔了西京日報整整一版的篇幅。但是這件事情的結果，鹽務局祇不過把于鼎基撤職了事。

因爲戴雨農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，我也決定辭去陝西緝私處處長職務。十月初旬飛往重慶，辦理辭職手續，戴先生改派我擔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，佈置和指導華北的敵後工作。十月中旬返回西安，王孔毅兄對我說：「你既然要離開西安，不能不和監察使見一次面。監察使對我們這次糾舉于鼎基貪污，解除西安鹽荒，非常重視，非常高興，很想和你談談，由我來

安排見面的時間。」

走進病房謁監察使

當時王監察使的病情已很嚴重，住在西京醫院，除了王主任以外，適醫囑不接見任何人。十月十七日上午，王主任陪同我走進監察使的病房。那間病房很深，病牀擺在頂裏頭，給人一種空山洞洞的感覺。他已不能起牀，但是氣色和精神，看起來很不錯。他讓我坐在病榻旁邊的椅子上，伸出右手，和我握手，很高興地對我說道：「我們這一次檢舉于鼎基貪污，解除了西安的鹽荒，合作的很不錯，幹得很好。本黨革命精神，一天一天的消失，許多同志都不革命了，像你這幾年青肯幹，保持革命精神的同志太少了。我很希望我們能够經常在一起，從事工作，想不到你要離開西安，對我們真是一個損失。」

王陸一先生不祇是一位監察使，而且是本黨的中央委員，一位中央委員對同志所說的話，意義重大，不同凡俗。我怕他消耗精神太多，影響病情，逗留的時間不敢太久，不到十分，就告辭退出。第二天我離開西安，到了洛陽。十九日早上，展開報紙，陸一先生逝世的消息呈現眼前。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，我丟下報紙，站起來爲他默哀。回想兩天前，他和我見面談話的情景，態度是那麽誠懇慈祥，說話的聲音雖然低一些，但是充滿情感，很有力量，字字扣人心弦，給我的印象，既深且固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想不到他的這幾句簡短的，誠懇的談話，竟成了最後的遺言。

我和陸一先生這次見面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可是一見如故，表示出非常熱情，沒有絲毫陌生感。他對後輩的鼓勵，言簡意賅，多麼感人。現在我失去一位前輩的知己，難過萬分。人生如幻夢，轉瞬三十年了，不能不爲他寫一篇紀念哀悼的文章，以盡後死者的責任。

那時全國共有十一位監察使：川康監察使曾道，兩湖監察使苗告賢（培成）師，皖贛監察使楊亮功，閩浙監察使蔣伯誠，江蘇監察使吳紹澍，兩廣監察使劉侯武，雲貴監察使李根源，豫魯監察使李蔭翹（嗣聰）師，甘青寧監察使高一涵，新疆監察使羅家倫，陝西監察使就是王陸一先生。在這十一個監察區內，像陝西監察使彈劾一個中央派出來的高級官吏如鹽務局長，終於把他撤了職，解除了貪官污吏所造成的鹽荒，使民食不成問題，大快人心，的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。對於整飭紀律，懲治貪污，振奮抗戰情緒，都有很大的作用。難怪陸一先生非常滿意，而又有無限的感慨呢。

民國前十五年（一八九七年）陸一先生出生於四川青神縣。當時他的父親仁山先生正在青神縣做縣知事，所以，他說起話來，多少帶點四川口音。陸一先生天資很高，聰穎超過一般兒童，八歲就能做詩，如果求取功名，真如探囊取物，輕而易舉。不過仁山先生眼看滿清末年政治腐敗，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在政治方面鬼混，童年過去，就送他到嘉定府的五通橋學商，做一個商店的學徒。陸一先生從小就有很大的志氣，抱負不凡，怎麼能甘心做一個以營利爲目的的小商人呢？

可是，他很孝順父母，心裏雖然十分委屈，也不敢違背父親的命令，祇好遵命前往。商店老闆對於一位縣太爺的小少爺，多少有幾分客氣，陸一先生還是過不慣那種學徒生活。學商不久，假裝生病，離開商店，回到家中。他覺得實在不能再留在青神縣，得到他母親的幫助，隨族叔王信丞返回陝西原籍。

青神縣在成都西南兩百多里，從青神回陝西，要經過棧道，翻越秦嶺。當時沒有汽車，徒步跋涉兩三千里，走上個把月，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實足年齡不過十三歲，居然有這麼大的決心和勇氣。兩腳磨成水泡，絲毫不以為苦。他回西安的目的，就是想繼續讀書，可是又沒有經濟來源，他寄居四川會館，考入西北大學法科，半工半讀，缺錢的時候，一天祇吃一餐飯，艱苦異常。

陸一先生的中國文學能够穩很深厚的根基，得力於擔任陝西圖書館的管理員。他本來喜歡讀書，現在守着成架的書籍，那還能輕易放過去嗎？他的記憶力特別強，幾乎是過目不忘。他雖不是一目十行，閱讀神速，一般人都趕他不上。他日以繼夜，手不釋卷，博覽羣書，經史子集無一不讀，而又不是讀死書，讀後無不融會貫通。

起義未成逃回三原

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陸一先生雖僅十九歲，革命思想業已堅定。對於袁世凱破壞共和，想做洪憲皇帝，非常憤恨，聯絡王紹文等十幾位同志，計劃在陝西起義，反對帝制。不幸事情洩露，起義未成，王紹文同志等遇害，他逃回三原，

幸免於難，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。後來于右任先生任靖國軍總司令，司令部駐紮在三原，陸一先生投到于先生麾下，担任外交處的職員。于先生看見他寫的文章，非常賞識，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奇才。於是擢升為機要秘書。有時行軍途中，軍中文電露佈，常常依馬起草，須臾立就，文思敏捷，沒有一個人不佩服的。

陝西靖國軍起因於「逐陸之役」，辛亥革命，陝西都督為張鳳翽。另外兩位風雲人物是張仿和陳樹藩，當時他們都是排長，乘革命的機會張仿成了東路都督，陳樹藩成了陝南招討使。後來袁世凱委陸建章為陝西督軍，取代張鳳翽。陸建章在陝西大施搜剔，引起陝西人的極大反感，發生了「逐陸之役」。

先是陳樹藩的部屬郭堅起來反對陸建章，陸派他的兒子帶一旅人攻打郭堅，進軍三原。原駐三原的部隊屬於胡景翼，胡景翼和曹世英在日本留學，奉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命，返回陝西，秘密建立革命武力。胡先做陳樹藩的備補營營長，下面的連長有岳維峻和鄧寶珊。後來升為團長，營長張義安駐防三原。張義安勇敢有謀略，他把城防讓給了陸建章的兒子，實不甘心。於是做了幾隻寫着「陸」字的燈籠，夜間打着燈籠，冒充陸建章兒子的巡城部隊，就這樣輕而易舉繳了守城部隊的槍枝。然後，進攻旅部，解決了兩個團，並且俘虜了陸建章的兒子。

陸建章的兒子落在胡景翼的掌握之中，於是要求陸建章離開陝西，讓陝西人來治理陝西，然後釋放他的兒子。否則先殺死他的兒子，再同他

打仗。陸建章沒有選擇的餘地，爲了他兒子的性命，祇好滾蛋。

陸建章離開陝西，陳樹藩做了陝西督軍。他是一個不講信義的狠人，一旦當權，就計劃收拾當初擁戴他的人們。第一個想要解決的就是郭堅，他的錦囊妙計，不動聲色，假手他人。他對郭堅說，「我做陝西督軍，你去做山西督軍吧，我幫你去打山西。」郭堅不知陳樹藩的鬼計，帶着那麼一點軍隊，渡過黃河，攻打運城。陳樹藩却打電報給山西督軍閻伯川先生，告訴郭堅已經過河，攻打山西。山西趕緊派部隊南下截擊，郭堅不支，想退回陝西，陳樹藩早已派部隊守在黃河西岸，不准他的部隊渡河。郭堅毫無辦法，祇好扔下部隊，隻身偷渡黃河，成了孤家寡人。郭堅上了陳樹藩的當，恨透陳樹藩，在蒲城同官一帶集合了上千人，向西發展，佔據鳳翔，以對抗陳樹藩。

陳樹藩倒行逆施，投到安福系那邊，成了民國六年督軍團的重要分子。當初擁戴他的人，眼看他向北洋軍閥靠攏，都起來反對他，組織成靖國軍。靖國軍有些羣龍無首，各自爲謀，缺乏領導的人，於是迎接于右任先生回陝任靖國軍總司令，張仿任副總司令。當時靖國軍共有六路，第一路軍郭堅，第二路軍樊鍾秀，第三路軍曾世英，第四路軍胡景翼，第五路軍高峻，第六路軍盧占魁。靖國軍在渭河以北，陳樹藩軍在渭河以南，隔河對峙。

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直皖戰爭，安福系失敗，直系政府委派閻相文爲陝西督軍，帶馮玉

祥的十六混成旅到陝西，趕走陳樹藩。接着馮玉祥逼迫閻相文解決靖國軍，閻相文不從，被迫不過，吞鴉片自殺，馮玉祥遂成爲陝西督軍。到了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第一路郭堅已被馮玉祥誘騙到西安，予以殺害。第二路樊鍾秀到了廣東，成爲建國豫軍。第三路曹世英和第四路胡景翼感覺靖國軍成不了氣候，他們的力量敵不過馮玉祥，爲了保持革命武力，將來有所作爲，不得不暫時低頭，接受直系改編。曹世英編爲新編混成旅，胡景翼編爲新編第一師。第六路盧占魁則帶隊到了甘肅，祇留力量非常薄弱的第五路高峻，已經不成局面。靖國軍就這樣土崩瓦解，于先生的總司令成了光棍司令，也祇好一走了事。

處變不驚俟機而動

陸一先生雖是書生，忠勇過於常人。當靖國軍解體，許多人都離開于先生，各奔前程，各自找出路，唯有陸一自始至終，不離開于先生，跟着于先生週旋於武功、扶風、岐山、鳳翔之間，一日數驚，處境非常危險，而爲于先生策劃一切，毫不氣餒。他們兩位處變不驚，非常鎮定，由陝西到達甘肅南部，繞道四川，轉往上海。有一天他們走過鳳翔，正在一處休息，聽到馬蹄聲由遠而近，大家以爲追兵來到，可能逃不過這個難關。那天正是端午節，于先生很幽默地說道：「此日田文生，屈原死，是個好日子。」

于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，等到騎馬的人來到，並不是追殺他們的，而是郭堅的舊部給他們送路費的。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第二次直奉戰爭

，于先生認爲時機難得，派陸一先生到張家口一帶策反馮玉祥脫離直系，這時候，胡景翼部隊收容了許多北方的革命同志，而革命老前輩張溥泉先生等人也在那裏，待機而動。於是促成胡馮的「首都革命」，拖垮吳佩孚，造成「國父北上」，解決國是的機會。這一次革命運動，陸一先生是很有策反功勞的。那時，蘇俄表示援助中國革命，國父允許共產黨個別加入國民黨。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中央選派一部分同志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，考察蘇俄十月革命後的各種建設，以爲中國革命的借鏡。陸一先生和谷正綱、谷正鼎、鄭介民、劉詠堯、張岫嵐諸先生都被選派留俄。

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于先生暫師五原，劉

鎮華正在圍困西安，已經多日，就是民國以來，有名的二虎（李虎城和楊虎城）守長安，于先生想乘機解除西安之圍。陸一先生趕緊從莫斯科返回，追隨于先生，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，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。中原會師後，隨于先生至漢口，不久返回西安，講學於陝西省立第一職業學校。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春天，陸一先生奉召赴南京，籌備會計院，五月間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。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三月間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就是由他籌備的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，中央黨部書記長改稱秘書長。陸一先生對人和藹熱忱，沒有絲毫官僚氣習。那時中央黨部在丁家橋，同志們上丁家橋中央黨部，無拘無束，好像回家一樣，在他主持下的中央黨部，的確有一種團結同志的力量。（下期續完）

傳記精華 第一集

第一集

鈕先銘等著。定價伍拾元
本書精選名家鈕先銘、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，篇篇引人入勝。

傳記精華 第二集

第二集

王成聖等著。定價伍拾元
本書精選名家王成聖、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。

傳記精華 第三集

第三集

蔣君章等著。定價伍拾伍元
本書精選名家蔣君章、馮國璋等傑作拾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傳記精華 第四集

第四集

楊森等著。定價伍拾伍元
本書精選名家楊森、勞幹等傑作拾餘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